紅樓夢/第05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五十七回　慧紫鵑情辭試莽玉　慈姨媽愛語慰痴顰

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，忙至前邊來，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。寶玉自是歡喜，忙去換衣服，跟了王夫人到那里。見其家中形景，自與榮宁不甚差別，或有一二稍盛者。細問，果有一寶玉。甄夫人留席，竟日方回，寶玉方信。因晚間回家來，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，定名班大戲，請過甄夫人母女。後二日，他母女便不作辭，回任去了，無話。

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，然後去看黛玉。正值黛玉才歇午覺，寶玉不敢驚動，因紫鵑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針黹，便來問他：“昨日夜里咳嗽可好了？”紫鵑道：“好些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宁可好了罷。”紫鵑笑道：“你也念起佛來，真是新聞！”寶玉笑道：“所謂‘病篤亂投醫’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見他穿著彈墨綾薄綿襖，外面只穿著青緞夾背心，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，說：“穿這樣單薄，還在風口里坐著，看天風饞，時氣又不好，你再病了，越發難了。”紫鵑便說道：“從此咱們只可說話，別動手動腳的。一年大二年小的，叫人看著不尊重。打緊的那起混帳行子們背地里說你，你總不留心，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，如何使得。姑娘常常吩咐我們，不叫和你說笑。你近來瞧他遠著你還恐遠不及呢。”說著便起身，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。

寶玉見了這般景況，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一般，只瞅著竹子，發了一回呆。因祝媽正來挖筍修竿，便怔怔的走出來，一時魂魄失守，心無所知，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，不覺滴下淚來。直呆了五六頓飯工夫，千思萬想，總不知如何是可。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，從此經過，忽扭項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著腮頰出神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寶玉。雪雁疑惑道：“怪冷的，他一個人在這里作什麼？春天凡有殘疾的人都犯病，敢是他犯了呆病了？”一邊想，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：“你在這里作什麼呢？”寶玉忽見了雪雁，便說道：“你又作什麼來找我？你難道不是女兒？他既防嫌，不許你們理

我，你又來尋我，倘被人看見，豈不又生口舌？你快家去罷了。”雪雁聽了，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，只得回至房中。

黛玉未醒，將人參交與紫鵑。紫鵑因問他：“太太做什麼呢？”雪雁道：“也歇中覺，所以等了這半日。姐姐你聽笑話兒：我因等太太的工夫，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里說話兒，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。我只當有什麼話說，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，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，明兒送殯去，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，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。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，往髒地方兒去恐怕弄髒了，自己的舍不得穿，故此借別人的。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，只是我想，他素日有些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，所以我說了：‘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著呢。如今先得去告訴他，還得回姑娘呢。姑娘身上又病著，更費了大事，誤了你老出門，不如再轉借罷。’”紫鵑笑道：“你這個小東西子倒也巧。你不借給他，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，叫人怨不著你。他這會子就下去了，還是等明日一早才去？”雪雁道“這會子就去的，只怕此時已去了。”紫鵑點點頭。雪雁道：“姑娘還沒醒呢，是誰給了寶玉氣受，坐在那里哭呢。”紫鵑聽了，忙問在那里。雪雁道：“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。”

紫鵑聽說，忙放下針線，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：“若問我，答應我就來。”說著，便出了瀟湘館，一徑來尋寶玉，走至寶玉跟前，含笑說道：“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，為的是大家好，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里來哭，作出病來唬我。”寶玉忙笑道：“誰賭氣了！我因為聽你說的有理，我想你們既這樣說，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，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，我所以想著自己傷心。”紫鵑也便挨他坐著。寶玉笑道：“方才對面說話你尚走開，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著？”紫鵑道：“你都忘了？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，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，——我才聽見他不在家，所以我來問你。正是前日你和他才說了一句‘燕窩’就歇住了，總沒提起，我正想著問你。”寶玉道：“也沒什麼要緊。不過我想著寶姐姐也是客中，既吃燕窩，又不可間斷，若只管和他要，太也托實。雖不便和太太要，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，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。我告訴他的，竟沒告訴完了他。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，這也就完了。”紫鵑道：“原來是你說了，這又多謝你費心。我們正疑惑，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？這就是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要天天吃慣了，吃上三二年就好了。”紫鵑道：“在這里吃慣了，明年家去，那里有這閒錢吃這個。”寶玉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忙問：“誰？往那個家去？”紫鵑道：“你妹妹回蘇州家去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又說白話。蘇州雖是原籍，因沒了姑父姑母，無人照看，才就了來的。明年回去找誰？可見是扯謊。”紫鵑冷笑道：“你太看小了人。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，除了你家，別人只得一父一母，房族中

真個再無人了不成？我們姑娘來時，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，雖有叔伯，不如親父母，故此接來住幾年。大了該出閣時，自然要送還林家的。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？林家雖貧到沒飯吃，也是世代書宦之家，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，落人的恥笑。所以早則明年春天，遲則秋天。這里縱不送去，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。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說了，叫我告訴你：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，有他送你的，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。他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。”寶玉聽了，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。紫鵑看他怎樣回答，只不作聲。忽見晴雯找來說：“老太太叫你呢，誰知道在這里。”紫鵑笑道：“他這里問姑娘的病症。我告訴了他半日，他只不信。你倒拉他去罷。”說著，自己便走回房去了。

晴雯見他呆呆的，一頭熱汗，滿臉紫脹，忙拉他的手，一直到怡紅院中。襲人見了這般，慌起來，只說時氣所感，熱汗被風扑了。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，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，口角邊津液流出，皆不知覺。給他個枕頭，他便睡下，扶他起來，他便坐著，倒了茶來，他便吃茶。眾人見他這般，一時忙起來，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，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嬤嬤。

一時李嬤嬤來了，看了半日，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，用手向他脈門摸了摸，嘴唇人中上邊著力掐了兩下，掐的指印如許來深，竟也不覺疼。李嬤嬤只說了一聲“可了不得了”，“呀”的一聲便摟著放聲大哭起來。急的襲人忙拉他說：“你老人家瞧瞧，可怕不怕？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，太太去。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？”李嬤嬤捶床搗枕說：“這可不中用了！我白操了一世心了！”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，所以請他來看，如今見他這般一說，都信以為實，也都哭起來。

晴雯便告訴襲人，方才如此這般。襲人聽了，便忙到瀟湘館來，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，也顧不得什麼，便走上來問紫鵑道：“你才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？你瞧他去，你回老太太去，我也不管了！”說著，便坐在椅上。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，又有淚痕，舉止大變，便不免也慌了，忙問怎麼了。襲人定了一回，哭道：“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，那個呆子眼也直了，手腳也冷了，話也不說了，李媽媽掐著也不疼了，已死了大半個了！連李媽媽都說不中用了，那里放聲大哭。只怕這會子都死了！”黛玉一聽此言，李媽媽乃是經過的老嫗，說不中用了，可知必不中用。哇的一聲，將腹中之藥一概嗆出，抖腸搜肺，熾胃扇肝的痛聲大嗽了幾陣，一時面紅髮亂，目腫筋浮，喘的抬不起頭來。紫鵑忙上來捶背，黛玉伏枕喘息半晌，推紫鵑道：“你不用捶，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！”紫鵑哭道：“我并沒說什麼，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，他就認真了。”

襲人道：“你還不知道他，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說了什麼話，趁早兒去解說，他只怕就醒過來了。”紫鵑聽說，忙下了床，同襲人到了怡紅院。

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。賈母一見了紫鵑，眼內出火，罵道：“你這小蹄子，和他說了什麼？”紫鵑忙道：“并沒說什麼，不過說幾句頑話。”誰知寶玉見了紫鵑，方噯呀了一聲，哭出來了。眾人一見，方都放下心來。賈母便拉住紫鵑，只當他得罪了寶玉，所以拉紫鵑命他打。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，死也不放，說：“要去連我也帶了去。”眾人不解，細問起來，方知紫鵑說“要回蘇州去”一句頑話引出來的。賈母流淚道：“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，原來是這句頑話。”又向紫鵑道：“你這孩子素日最是個伶俐聰敏的，你又知道他有個呆根子，平白的哄他作什麼？”薛姨媽勸道：“寶玉本來心實，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，他姊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，比別的姊妹更不同。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，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，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。這并不是什麼大病，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，吃一兩劑藥就好了。”

正說著，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良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。賈母道：“難為他們想著，叫他們來瞧瞧。”寶玉聽了一個“林”字，便滿床鬧起來說：“了不得了，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，快打出去罷！”賈母聽了，也忙說：“打出去罷。”又忙安慰說：“那不是林家的人。林家的人都死絕了，沒人來接他的，你只放心罷。”寶玉哭道：“憑他是誰，除了林妹妹，都不許姓林的！”賈母道：“沒姓林的來，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。”一面吩咐眾人：“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，你們也別說‘林’字。好孩子們，你們聽我這句話罷！”眾人忙答應，又不敢笑。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陳設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，便指著亂叫說：“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，灣在那里呢。”賈母忙命拿下來。襲人忙拿下來，寶玉伸手要，襲人遞過，寶玉便掖在被中，笑道：“可去不成了！”一面說，一面死拉著紫鵑不放。

一時人回大夫來了，賈母忙命快進來。王夫人，薛姨媽，寶釵等暫避里間，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旁，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，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，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。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。王大夫也不解何意，起身說道：“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。古人曾云：‘痰迷有別。有氣血虧柔，飲食不能熔化痰迷者，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，有急痛壅塞者。’此亦痰迷之症，系急痛所致，不過一時壅蔽，較諸痰迷似輕。”賈母道：“你只說怕不怕，誰同你背藥書呢。”王太醫忙躬身笑說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賈母道：“果真不妨？”王太醫道：“實在不妨，都在晚生身上。”賈母道：“既如此，請到外面坐，開藥方。若吃好了，我另外預備好謝禮，叫他親自捧來送去磕頭，若耽誤了，打

發人去拆了太醫院大堂。”王太醫只躬身笑說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他原聽了說“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”，故滿口說“不敢”，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，猶說“不敢”，賈母與眾人反倒笑了。一時，按方煎了藥來服下，果覺比先安靜。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，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。賈母王夫人無法，只得命紫鵑守著他，另將琥珀去伏侍黛玉。

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，這邊事務盡知，自己心中暗歎。幸喜眾人都知寶玉原有些呆氣，自幼是他二人親密，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，寶玉之病亦非罕事，因不疑到別事去。

晚間寶玉稍安，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。一夜還遣人來問訊幾次。李奶母帶領宋嬤嬤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，紫鵑，襲人，晴雯等日夜相伴。有時寶玉睡去，必從夢中驚醒，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，便是有人來接。每一驚時，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。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制諸藥，按方飲服。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，漸次好起來。寶玉心下明白，因恐紫鵑回去，故有時或作佯狂之態。紫鵑自那日也著實後悔，如今日夜辛苦，并沒有怨意。襲人等皆心安神定，因向紫鵑笑道：“都是你鬧的，還得你來治。也沒見我們這呆子聽了風就是雨，往後怎麼好。”暫且按下。

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，天天過來瞧看，見寶玉明白了，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了與他瞧，引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。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，如今聽人說還不信。無人時紫鵑在側，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：“你為什麼唬我？”紫鵑道：“不過是哄你頑的，你就認真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，如何是頑話。”紫鵑笑道：“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。林家實沒了人口，縱有也是极遠的。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，各省流寓不定。縱有人來接，老太太必不放去的。”寶玉道：“便老太太放去，我也不依。”紫鵑笑道：“果真的你不依？只怕是口里的話。你如今也大了，連親也定下了，過二三年再娶了親，你眼里還有誰了？”寶玉聽了，又驚問：“誰定了親？定了誰？”紫鵑笑道：“年里我聽見老太太說，要定下琴姑娘呢。不然那麼疼他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人人只說我傻，你比我更傻。不過是句頑話，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。果然定下了他，我還是這個形景了？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，你都沒勸過，說我瘋的？剛剛的這幾日才好了，你又來慪我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咬牙切齒的，又說道：“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，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，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，——灰還有形跡，不如再化一股煙，——煙還可凝聚，人還看見，須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，這才好！”一面說，一面又滾下淚來。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，替他擦眼淚，又忙笑解說道：“你不用著急。

這原是我心里著急，故來試你。”寶玉聽了，更又詫异，問道：“你又著什麼急？”紫鵑笑道：“你知道，我并不是林家的人，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伙的，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。偏生他又和我极好，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，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。我如今心里卻愁，他倘或要去了，我必要跟了他去的。我是合家在這里，我若不去，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，若去，又棄了本家。所以我疑惑，故設出這謊話來問你，誰知你就傻鬧起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原來是你愁這個，所以你是傻子。從此後再別愁了。我只告訴你一句蘧話：活著，咱們一處活著，不活著，咱們一處化灰化煙，如何？”紫鵑聽了，心下暗暗籌畫。忽有人回：“環爺蘭哥兒問候。”寶玉道：“就說難為他們，我才睡了，不必進來。”婆子答應去了。紫鵑笑道：“你也好了，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正是這話。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，偏又忘了。我已經大好了，你就去罷。”紫鵑聽說，方打疊鋪蓋妝奩之類。寶玉笑道：“我看見你文具里頭有三兩面鏡子，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。我擱在枕頭旁邊，睡著好照，明兒出門帶著也輕巧。”紫鵑聽說，只得與他留下，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，然後別了眾人，自回瀟湘館來。

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，未免又添些病症，多哭幾場。今見紫鵑來了，問其原故，已知大愈，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。夜間人定後，紫鵑已寬衣臥下之時，悄向黛玉笑道：“寶玉的心倒實，聽見咱們去就那樣起來。”黛玉不答。紫鵑停了半晌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“一動不如一靜。我們這里就算好人家，別的都容易，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，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。”黛玉啐道：“你這幾天還不乏，趁這會子不歇一歇，還嚼什麼蛆。”紫鵑笑道：“倒不是白嚼蛆，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。替你愁了這幾年了，無父母無兄弟，誰是知疼著熱的人？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，作定了大事要緊。俗語說，‘老健春寒秋後熱’，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，那時雖也完事，只怕耽誤了時光，還不得趁心如意呢。公子王孫雖多，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，今兒朝東，明兒朝西？要一個天仙來，也不過三夜五夕，也丟在脖子後頭了，甚至于為妾為丫頭反目成仇的。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，若是姑娘這樣的人，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，若沒了老太太，也只是憑人去欺負了。所以說，拿主意要緊。姑娘是個明白人，豈不聞俗語說：‘萬兩黃金容易得，知心一個也難求’。”黛玉聽了，便說道：“這丫頭今兒不瘋了？怎麼去了幾日，忽然變了一個人。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去，我不敢要你了。”紫鵑笑道：“我說的是好話，不過叫你心里留神，并沒叫你去為非作歹，何苦回老太太，叫我吃了虧，又有何好處？”說著，竟自睡了。黛玉聽了這話，口內雖如此說，心內未嘗不傷感，待他睡了，便直泣了一夜，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。次日勉強盥漱了，吃了些燕窩粥，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，又囑咐了許多話。

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，自賈母起，諸人皆有祝賀之禮。黛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。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，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。至散時，賈母等順路又瞧他二人一遍，方回房去。次日，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伙計吃了一天酒，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。

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煙生得端雅穩重，且家道貧寒，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。便欲說與薛蟠為妻。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，又恐遭踏人家的女兒。正在躊躇之際，忽想起薛蝌未娶，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，因謀之于鳳姐兒。鳳姐兒歎道：“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，這事等我慢謀。”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，鳳姐兒便和賈母說：“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，只是不好啟齒的。”賈母忙問何事，鳳姐兒便將求親一事說了。賈母笑道：“這有什麼不好啟齒？這是极好的事。等我和你婆婆說了，怕他不依？”因回房來，即刻就命人來請邢夫人過來，硬作保山。邢夫人想了一想：薛家根基不錯，且現今大富，薛蝌生得又好，且賈母硬作保山，將机就計便應了。賈母十分喜歡，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。二人見了，自然有許多謙辭。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。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，如何不依，早极口的說妙极。賈母笑道：“我愛管個閒事，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，不知得多少謝媒錢？”薛姨媽笑道：“這是自然的。縱抬了十萬銀子來，只怕不希罕。但只一件，老太太既是主親，還得一位才好。”賈母笑道：“別的沒有，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。”說著，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。賈母告訴他原故，彼此忙都道喜。賈母吩咐道：“咱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，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。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，也不可太嗇，也不可太費，把他兩家的事周全了回我。”尤氏忙答應了。薛姨媽喜之不盡，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宁府。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，本不欲管，無奈賈母親囑咐，只得應了，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。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，倒還易說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煙為媳，合宅皆知。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煙去住，賈母因說：“這又何妨，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，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，一個小姑，又何妨？況且都是女兒，正好親香呢。”邢夫人方罷。

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，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。只是邢岫煙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，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閒語，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，更覺不好意思。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，雖有女兒身分，還不是那种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。寶釵自見他時，見他家業貧寒，二則別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，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，于女兒分中平常，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，亦非真心疼愛，且岫煙為人雅重，迎春是個有

氣的死人，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，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，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，或有虧乏，無人照管，他又不與人張口，寶釵倒暗中每相体貼接濟，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，亦恐多心閒話之故耳。如今卻出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。岫煙心中先取中寶釵，然後方取薛蝌。有時岫煙仍與寶釵閒話，寶釵仍以姊妹相呼。

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，恰值岫煙也來瞧黛玉，二人在半路相遇。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，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，寶釵笑問他：“這天還冷的很，你怎麼倒全換了夾的？”岫煙見問，低頭不答。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，因又笑問道：“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。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。”岫煙道：“他倒想著不錯日子給，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，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，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，要使什麼，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，能著些兒搭著就使了。姐姐想，二姐姐也是個老實人，也不大留心，我使他的東西，他雖不說什麼，他那些媽媽丫頭，那一個是省事的，那一個是嘴里不尖的？我雖在那屋里，卻不敢很使他們，過三天五天，我倒得拿出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才好。因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夠使，如今又去了一兩。前兒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。”寶釵聽了，愁眉歎道：“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，後年才進來。若是在這里，琴兒過去了，好再商議你這事。離了這里就完了。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，也斷不敢先娶親的。如今倒是一件難事。再遲兩年，又怕你熬煎出病來。等我和媽再商議，有人欺負你，你只管耐些煩兒，千萬別自己熬煎出病來。不如把那一兩銀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們，倒都歇心。你以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，他尖刺讓他們去尖刺，很聽不過了，各人走開。倘或短了什麼，你別存那小家兒女氣，只管找我去。并不是作親後方如此，你一來時咱們就好的。便怕人閒話，你打發小丫頭悄悄的和我說去就是了。”岫煙低頭答應了。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珮問道：“這是誰給你的？”岫煙道：“這是三姐姐給的。”寶釵點頭笑道：“他見人人皆有，獨你一個沒有，怕人笑話，故此送你一個。這是他聰明細致之處。但還有一句話你也要知道，這些妝飾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，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些富麗閒妝？然七八年之先，我也是這樣來的，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，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。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，這些沒有用的東西，只怕還有一箱子。咱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，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，不比他們才是。”岫煙笑道：“姐姐既這樣說，我回去摘了就是了。”寶釵忙笑道：“你也太聽說了。這是他好意送你，你不佩著，他豈不疑心。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，以後知道就是了。”岫煙忙又答應，又問：“姐姐此時那里去？”寶釵道：“我到瀟湘館去。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丫頭送來，我那里悄悄的取出來，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，早晚好穿，不然風扇了事大。但不知當在那里了？”岫煙道：“叫作‘恒舒典’，是鼓樓西大街的。”寶釵笑道：“這鬧在一家去了。伙計們倘或知道了，好說‘人沒過來，衣裳先過來’了。”岫煙聽說，

便知是他家的本錢，也不覺紅了臉一笑，二人走開。

寶釵就往瀟湘館來。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，正說閒話呢。寶釵笑道：“媽多早晚來的？我竟不知道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我這幾天連日忙，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。所以今兒瞧他二個，都也好了。”黛玉忙讓寶釵坐了，因向寶釵道：“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，怎麼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我的兒，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，自古道：“千里姻緣一線牽’。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，預先注定，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，憑你兩家隔著海，隔著國，有世仇的，也終久有机會作了夫婦。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，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，或是年年在一處的，以為是定了的親事，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，再不能到一處。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，此刻也不知在眼前，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。”寶釵道：“惟有媽，說動話就拉上我們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伏在他母親怀里笑說：“咱們走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瞧，這麼大了，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道的，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。”薛姨媽用手摩弄著寶釵，歎向黛玉道：“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，有了正經事就和他商量，沒了事幸虧他開開我的心。我見了他這樣，有多少愁不散的。”黛玉聽說，流淚歎道：“他偏在這里這樣，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，故意來刺我的眼。”寶釵笑道：“媽瞧他輕狂，倒說我撒嬌兒。”薛姨媽道：“也怨不得他傷心，可怜沒父母，到底沒個親人。”又摩娑黛玉笑道：“好孩子別哭。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了，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。你姐姐雖沒了父親，到底有我，有親哥哥，這就比你強了。我每每和你姐姐說，心里很疼你，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。你這里人多口雜，說好話的人少，說歹話的人多，不說你無依無靠，為人作人配人疼，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了，我們也洑上水去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姨媽既這麼說，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，姨媽若是棄嫌不認，便是假意疼我了。”薛姨媽道：“你不厭我，就認了才好。”寶釵忙道：“認不得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怎麼認不得？”寶釵笑問道：“我且問你，我哥哥還沒定親事，為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，是什麼道理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不在家，或是屬相生日不對，所以先說與兄弟了。”寶釵笑道：“非也。我哥哥已經相准了，只等來家就下定了，也不必提出人來，我方才說你認不得娘，你細想去。”說著，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。黛玉聽了，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，說道：“姨媽不打他我不依。”薛姨媽忙也摟他笑道：“你別信你姐姐的話，他是頑你呢。”寶釵笑道：“真個的，媽明兒和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婦，豈不比外頭尋的好？”黛玉便夠上來要抓他，口內笑說：“你越發瘋了。”薛姨媽忙也笑勸，用手分開方罷。因又向寶釵道：“連邢女兒我還怕你哥哥遭踏了他，所以給你兄弟說了。別說這孩子，我也斷不肯給他。前兒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，偏生又有了人家，不然倒是一門好親。前兒我說定了邢女兒，老太太還取笑說：‘我原要說他的人，誰知他的人沒到手，倒被他說

了我們的一個去了。’雖是頑話，細想來倒有些意思。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，我雖沒人可給，難道一句話也不說。我想著，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，他又生的那樣，若要外頭說去，斷不中意。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與他，豈不四角俱全？”林黛玉先還怔怔的，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，便啐了寶釵一口，紅了臉，拉著寶釵笑道：“我只打你！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？”寶釵笑道：“這可奇了！媽說你，為什麼打我？”紫鵑忙也跑來笑道：“姨太太既有這主意，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？”薛姨媽哈哈笑道：“你這孩子，急什麼，想必催著你姑娘出了閣，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去了。”紫鵑聽了，也紅了臉，笑道：“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起來。”說著，便轉身去了。黛玉先罵：“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？”後來見了這樣，也笑起來說：“阿彌陀佛！該，該，該！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！”薛姨媽母女及屋內婆子丫鬟都笑起來。婆子們因也笑道：“姨太太雖是頑話，卻倒也不差呢。到閒了時和老太太一商議，姨太太竟做媒保成這門親事是千妥萬妥的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我一出這主意，老太太必喜歡的。”

一語未了，忽見湘雲走來，手里拿著一張當票，口內笑道：“這是個帳篇子？”黛玉瞧了，也不認得。地下婆子們都笑道：“這可是一件奇貨，這個乖可不是白教人的。”寶釵忙一把接了，看時，就是岫煙才說的當票，忙折了起來。薛姨媽忙說：“那必定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，回來急的他們找。那里得的？”湘雲道：“什麼是當票子？”眾人都笑道：“真真是個呆子，連個當票子也不知道。”薛姨媽歎道：“怨不得他，真真是侯門千金，而且又小，那里知道這個？那里去有這個？便是家下人有這個，他如何得見？別笑他呆子，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，也都成了呆子。”眾婆子笑道：“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，別說姑娘們。此刻寶玉他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，只怕也還沒見過呢。”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。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：“原來為此。人也太會想錢了，姨媽家的當舖也有這個不成？”眾人笑道：“這又呆了。‘天下老鴰一般黑’，豈有兩樣的？”薛姨媽因又問是那里拾的？湘雲方欲說時，寶釵忙說：“是一張死了沒用的，不知那年勾了帳的，香菱拿著哄他們頑的。”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，也就不問了。一時人來回：“那府里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。”薛姨媽起身去了。

這里屋內無人時，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。湘雲笑道：“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。鶯兒便隨手夾在書里，只當我沒看見。我等他們出去了，我偷著看，竟不認得。知道你們都在這里，所以拿來大家認認。”黛玉忙問：“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？既當了，怎麼又給你去？”寶釵見問，不好隱瞞他兩個，遂將方才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。黛玉便說”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”，不免感歎起來。史湘雲便動了氣說：“等我問著二姐姐去！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，給你們出氣何如？”說著，便要走。寶釵忙

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你又發瘋了，還不給我坐著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要是個男人，出去打一個報不平兒。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，真真好笑。”湘雲道：“既不叫我問他去，明兒也把他接到咱們苑里一處住去，豈不好？”寶釵笑道：“明日再商量。”說著，人報：“三姑娘四姑娘來了。”三人聽了，忙掩了口不提此事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